

生死盟（上）

楔子

—

雾，极浓！

浓得在尺许以外，便是茫茫一片，看不见任何人和物。

这浓雾，便在通衢大道之上也令人举步维艰，何况是山林之内？

桐柏山中，蜈蚣岭的一片小平坡之间，有位风神秀朗、英气勃勃、约莫十八九岁的青衫书生，正在雾中卓立。

这青衫书生目扫四外，双眉微蹙，口中自语说道：“雾太浓了，我对这桐柏山的地势又不太熟，只好等雾散再……”

语方至此，陡然住口，目注左方，沉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沉沉雾影中，悄悄的，并无丝毫回答。

青衫书生剑眉双挑，狂笑道：“我南宫敬自信耳力无差，不是听错，尊驾如今在我左侧方七丈左右之处，怎不报字号？是专为我南宫敬而来，或是萍水相逢，雾中巧遇？”

话完，仍告寂然。

南宫敬戒意益深，知道此人若无敌意，决不会如此鬼鬼祟祟，不肯答话。

他年纪虽轻，因资稟极好，家学渊源，几得乃父“紫竹先生”南宫老人十之七八的真传，这一省戒凝神之下，委实连周围十丈之内的风飘叶落，都听得清清楚楚！

不错，有异声……

但这异声不单极为低微，极为缓慢，并是贴着地面而来！南宫敬起初以为对方是发甚暗器？

转念一想，任何暗器决不会来势这等缓慢，并系贴地而行。蛇！“三环蛇丐”！

南宫敬刚刚获得答案，并猜出雾中人身份之际，那丝几非常人耳力所能听见的低微异响突然加快，业已到了他身前不远之处。

南宫敬听音辨位，动作如电，一提右足，猛然跺落。跺得准！跺个正着！根据脚底的感觉，所跺中的部位恰好正是蛇头！

内家高手的一跺之力何止千斤，那蛇头纵是精钢所铸，也必被生生跺扁。

谁知蛇头虽扁，蛇性犹存，它那蛇身竟倒卷而上，在南宫敬的右小腿上缠了几匝。

南宫敬剑眉方蹙，耳中“格登”一声！

他知道不妙，赶紧施展铁板桥功，一式“卧看牵牛”，身躯仰倒及地，然后左手微推地面，借劲横飘四尺。

“叮，叮，叮，叮，叮，叮！”

六声金石交击的脆响，迸起一片荡荡火光！

饶是南宫敬的动作敏捷，闪避得宜，也险煞人地，自知在所着青衫的腰际中了一枚暗器，不过万分侥幸，仅仅穿破衣衫，未曾伤及皮肉而已，他挺身起立，厉声叱道：“来人是‘三环蛇丐’乔凡乔朋友么？我与你往日无冤、近日无仇，你为何既对我放蛇，又用如此狠毒的‘七孔黄蜂针’加以暗算？”

晨雾虽浓，但在旭日高升之后，散得也快。

如今，浓度渐淡，已可瞥见六七丈外一条蓬头散发的模糊人

那雾中人影，声若泉鸣地狞笑说道：“南宫小儿，你虽够机警，但遇上我乔某，便算无常已到，想活万难……”说至此处，雾已大散，双方形相，均可看得明明白白。“三环蛇丐”乔凡是个约莫五十左右、蹉跎已极的中年花子，身躯瘦长，乱发披垂，鹑衣百结，神情异常狞恶。

他手中未持兵刃，但双臂之上和颈项之间却套着一大两小，三枚金环。

南宫敬道：“乔朋友，我不怕你，但却不得不问问你为何对我施展这无耻暗袭之故？”

乔凡双目之中凶光一闪，不答南宫敬所问，发出一阵“嘿嘿”阴笑！

南宫敬怒道：“乔朋友，你发笑则甚，为何不答我所问？”乔凡狞笑说道：“我本来以为你这小儿身手相当滑溜，想请你尝尝我‘夺命三环’的滋味，如今才知你已魂游墟墓，命在顷刻，根本无须我再出手了！”

南宫敬不解其意，扬眉叫道：“乔朋友少发狂言，此话怎讲？”乔凡嘴角微披，晒然说道：“无知小儿，怎不低头看看你的右腿？”

南宫敬低头一看，也不禁大吃一惊！

原来适才缠住自己右小腿的蛇身虽已松开坠去，自己所着的绸裤却也有了破损。

裤破见肉，蛇缠三圈处，居然微泛红肿！

这情况显示了南宫敬虽未被蛇儿咬中，却因腿被蛇缠，仍中了蛇身奇毒！中毒不足为奇，奇的是他自己竟告毫无所觉？

南宫敬虽是当世武林杰出的年轻侠士，但毕竟由于年轻，在江湖经验上仍嫌略欠火候！

江湖步步险，如今，他便上人恶当，几濒险境！

就在他听从乔凡之言，低头观看自己的右小腿之际，那位阴毒异常的“三环蛇丐”已把双臂所套的两枚小型“夺命金环”，悄悄取下。

但说来奇怪，这位“三环蛇丐”取下他的成名暗器“夺命金环”之举，本是欲对南宫敬加以暗算，谁知竟低哼一声，未曾发出金环，反倒飘身后退，一纵数丈，仓皇逸去。

南宫敬被他一声低哼惊醒过来，暗愧自己面对着当世武林中以阴毒出名的绝顶的恶人，怎还如此大意？

他顾不得再看右小腿的伤势，一面运功暂时封住右腿血脉，以防蛇毒攻心，一面抬头目注乔凡，看对方是否又将发动什么阴损毒辣的手段？

目光到处，发现乔凡已乘自己低头疏神之际，将双臂金环取下。

南宫敬深知乔凡的“夺命金环”是当代武林中有名的阎王帖子之一，妙用无穷，手法相当厉害。

一惊之下，正拿不定主意是应采取守势？抑或先发制人，加以攻击？却见乔凡似受了莫大惊吓，遽行仓皇逃遁！

接连几种变化，每一种都出于南宫敬的意料之外，不禁使这位聪明英俊的年轻侠士为之怔住。

南宫敬虽然发怔，也不过只怔了刹那光景，旋即一抱双拳，向小平坡右侧一大堆嵯峨怪石之间扬声叫道：“哪位高人在此仗义相助，代退强敌？南宫敬这厢有礼，并请不吝相见，多加教益！”

怪石堆中果然有人“哈哈”一笑，发话答道：“南宫老弟确是人中麟凤，但君子每易欺之以方，你刚才便几乎上了那下流花子的一个大当！”

随着笑声，有位灰衣老叟从怪石之间缓步走出。

南宫敬见此人约莫五十来岁，貌相清癯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一望而知是位相当机智精明的正人侠士，遂再度抱拳，恭身说道：“老人家相助的大德，南宫敬不敢言谢，请教……”

灰衣老叟向他看了一眼，含笑接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根本未中蛇毒，无须行功闭穴，且散了所提真气，我们从容谈话。”

南宫敬听他说自己未中蛇毒，不禁一愣，向右小腿注目看去。

灰衣老叟笑道：“不管任何毒蛇，必须啮人见血才会传毒，这条‘七步青蛇’确系异种，厉害非常，但蛇头已被老弟踩扁，齿牙无效，有毒难施，虽然蛇身曾缠住老弟右小腿，磨损衣裤，也最多使你腿上皮肤略为红肿发痒而已，根本无甚大碍。”

聪明人一点便透，南宫敬散去闭住右腿血脉的真气，向灰衣老叟讪然笑道：“老人家……”

灰衣老叟摇手接道：“南宫老弟，我复姓上官，单名一个奇，老弟倘有心订交，便请叫我上官兄，再若称呼什么‘老人家’，我也要像那‘三环蛇丐’乔凡一般，来个逃之夭夭的了！”

南宫敬知道这类侠士讲究豪迈，不喜拘束，便点头笑道：“小弟遵命，但不知上官兄为何陌路见爱，仗义拔刀……”

上官奇笑嘻嘻地接口说道：“江湖游侠本来就讲究扶持正义，剪除凶邪，何况我和老弟虽非素识，却还有点间接关系，并不算是‘陌路人’呢！”

南宫敬哦了一声，诧道：“我们还有点间接关系么？上官兄是指……”

上官奇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认识顾朗轩吧？”

南宫敬连连点头，应声笑道：“当然认识，顾大哥不单外号与家父相似，连住处亦与寒舍同名……”

上官奇插口说道：“我知道南宫老弟是住在北天山‘紫竹林’，顾朗轩则住在伏牛山‘紫竹林’；你父亲号称‘紫竹先生’，顾朗轩则号称‘紫竹书生’！”

南宫敬笑道：“有此两重巧合，小弟才于月前幸与顾大哥萍水订交，但因当时双方有事，匆匆而别，另定于八月中秋前往伏牛山拜访，并互结金兰之约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忽然发现上官奇脸上笑容已收，流下两行珠泪！

南宫敬大惊问道：“上官兄，你……为何如此伤感？”

上官奇钢牙一挫，顿足叹道：“南宫老弟有所不知，冥冥上苍，似属贻贻？你那位顾……顾大哥……”

南宫敬见他语不成声，猜出不妙，也自震惊得颤声问道：“上……上官兄，你……你说得明白一点，我那顾……顾大哥，怎……怎么样了？”

上官奇举袖拭泪，凄然说道：“我那顾贤弟已被凶邪所害，可怜盖世英雄，化……化作南柯一梦！”

南宫敬剑眉双剔，目闪煞芒，伸手抓住上官奇的双肩，厉声叫道：“上官兄，你此话当真？”

上官奇道：“我眼见顾贤弟伤重气绝，并亲手为他埋骨建坟，哪有不确之理？”

南宫敬双手一软，心头一酸，不轻弹的英雄珠泪立告夺眶而出。

上官奇正想对他劝解，刚叫了一声“南宫老弟”，南宫敬便钢牙一挫，向上官奇问道：“上官兄，我顾大哥是被什么凶邪所害？”

上官奇摇头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只知那些凶邪都是蒙面而来，用各种阴毒手段发动无耻暗袭，至于对方究竟是何身份，却尚待细加追究！”

南宫敬含泪问道：“我那顾大哥临终之际难道毫无遗言？”

上官奇叹道：“遗言虽有，但却与他被凶邪暗算之事丝毫无关……”

南宫敬急急问道：“与凶邪暗算之事无关，却是与谁有关？上官兄，为了替我顾大哥复仇，可不能忽略了每一细节！”

上官奇目注南宫敬，缓缓说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大概决想不到，顾朗轩老弟的临终遗言竟是与你有关？……”

南宫敬愕然一怔，上官奇又复说道：“他对我表示，生平最大的一桩憾事，就是与你虽有口头兄弟之约，却未能实践金兰手足之盟！”

南宫敬又是一阵心酸，泪若泉涌，悲声说道：“顾大哥这桩憾事不难弥补，我可以立赴坟前，照样焚香歃血，和他结个‘生死之盟’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偏过脸儿，向上官奇问道：“上官兄，我顾大哥的坟墓建于何处？是在伏牛山‘紫竹林’么？”

上官奇摇头笑道：“不是，是葬在伏牛山‘双松谷’口，顾贤弟曾表示必须替他雪恨报仇之后，再复还坟‘紫竹林’内！”

南宫敬双膝忽屈，向上官奇倒身一拜。

上官奇慌忙还礼，诧然问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突然行此大礼则甚？”

南宫敬道：“我想烦请上官兄带我去趟伏牛山‘双松谷’。一来，我要在墓前拜兄，生死结盟，二来，还要问清一切有关迹象，才好研究归纳，查缉凶邪，替我顾大哥报仇雪恨！”

上官奇面呈难色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依老朽愚见，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南宫敬面色一沉，道：“老哥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何要致我于不义？”

上官奇释疑道：“这是你顾大哥的意思。我了解他的用心，是不愿你卷入漩涡，以致遭到仇家暗算。”

南宫敬坚定不移地说道：“即令此去是我南宫敬的陈尸之处，我也义无反顾。伏牛山‘双松谷’不会是太难寻找的地方，再见！”声落，转身举步。

上官奇喊住道：“南宫老弟，请留步！”

南宫敬止步回头，问道：“还有何事？”

上官奇莞尔说道：“我是好意。”

南宫敬无好气地说道：“心领！”

继续前行。

上官奇闪身拦住去路，说道：“幽冥阻隔，徒增惆怅！你误解了生死盟，更未闻有践约亡魂者。”

南宫敬星目暴张，说道：“见仁见智，各有不同，何必相强？”上官奇慨叹一声道：“顾朗轩能结交重义之友如你南宫老弟，如愿足矣！我带你去。”

声落，同举步前奔！

见坟墓，南宫敬纳头拜倒。

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。

南宫敬痛哭失声。

上官奇在一旁焚化冥纸，也陪着流了不少同情泪。

祭奠毕，南宫敬立刻动手为顾朗轩的坟墓添土修葺，上官奇见状摇头，也只好从旁协助。

等修墓完毕，又寻来一方青石，略加修整，刻写了“中州大侠紫竹书生

顾朗轩之墓”等十三个大字，竖在坟前。上官奇双眉微蹙，摇头叹道：“死去原知万事空，身后浮名，于冢中枯骨何补？南宫老弟最好不必忙这些事儿，还是赶紧设法为你顾大哥缉凶报仇要紧！”

南宫敬嗯了一声，点头说道：“上官兄说得是，如今我便要开始尽我全力，为顾大哥缉凶报仇，尚请你……”

上官奇接道：“你要请我帮忙么？我自己琐事甚多，恐怕没有空呢？”

南宫敬摇头说道：“为顾哥报仇之事小弟一力承担，不会烦劳上官兄，只请上官兄回忆当时的情况，看看是否能提供我一点侦察资料？”

上官奇双目微阖，想了一想，向南宫敬缓缓说道：“其他资料没有，因为我是事后才到现场，只能从顾朗轩贤弟的致命伤痕之上，提供你两点线索！”

南宫敬听得有两点线索，不禁精神一振，注目问道：“什么线索？上官兄请讲！”

上官奇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根长才寸许、色呈紫黑、非竹非木的刺形之物，递向南宫敬。

南宫敬接过一看，茫然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暗器？我顾大哥就是死在……”

上官奇接道：“这种暗器我也不认识，在江湖中极为少见！但顾贤弟只被此物打中右肩，纵令淬毒，也来得及封闭血脉，不应当时致命。”

南宫敬想起上官奇说有两点线索，一面收起那根小刺，一面急急问道：“我顾大哥是由于何种原因致死？”

上官奇道：“他的致命重伤是在背后‘脊心穴’部位的皮肉之上现出了一只血红的掌印！”

南宫敬剔眉说道：“照这情形判断，我顾大哥是先为毒刺所伤，正在行功闭穴之际，又被人从背后下手，打了致命一掌！”

上官奇颌首说道：“不错，南宫老弟的看法和我完全相同。”

南宫敬目注上官奇道：“那只血红的掌印是什么功力，上官兄看得出来？是‘朱砂掌’？‘五毒掌’？还是‘三阴绝户掌’？……”

上官奇笑答道：“这三种掌力于伤人以后所呈现的征状都差不多，无法强加认定，但由于伤势之重，却可看出发掌人已把这种掌力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！”

上官奇钢牙一挫，目闪煞芒，点头说道：“好，我记下了，武林中精于‘朱砂掌’、‘五毒掌’或‘三绝阴户掌’力，并登峰造极之人，不会太多，这点线索，极有搜索价值！”

荷盖还擎雨，松声渐沸涛，这是炎威暗消、凉意初透的残夏新秋天气。季节更新，江湖中也有了新的传说。

所谓“新的传说”，便是有位名叫北天义的老人，因已厌倦江湖，遂想在归隐以前，把自己一件防身至宝“天孙锦”，有条件地赠予武林同道。这“条件”就是北天义生平精于暗器，他传语江湖，请所有想要获得这件“天孙锦”的暗器名家于七七的黄昏，聚于大洪山金钟崖的“七松坪”上，各凭艺业，一试机缘。

莽莽江湖中，精于暗器之人当然甚多，但有的因未知此事，有的又不屑参与，故而到了那金风玉露的七七黄昏，只有三十来人聚集在“七松坪”上。

北天义是位精神相当矍铄的青袍白发老人，他在群雄毕集、红日已衔半山之际，站起身形，抱拳环揖，朗声说道：“老夫年迈，厌倦江湖锋镝，特

在息隐之前，愿将生平防身至宝‘天孙锦’奉赠有缘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取出一件银光闪闪的丝织短衣放在石上，目注身左一名肩插厚背鬼头刀的粗豪大汉，含笑说道：“这位朋友看来臂力极强，尊刃又颇沉重锋利，可否请拔刀一试这件‘天孙锦’的防身效用？”

那粗豪大汉点了点头，探臂拔刀，一式“独劈华山”，便向平铺石上的那件“天孙锦”猛力劈下！

刀风生啸，威猛异常，连大石都被劈得起了裂碎之声，但石上的“天孙锦”却完好依然，半寸银丝都未断折。

这种罕世灵效自然看得与会群豪一齐“啧啧”稀异，并多半流露出渴欲获得的贪婪神色。

北天义闪动目光，一扫群雄，含笑缓缓说道：“诸位莫要以为这‘天孙锦’毫无瑕疵，当初织锦之人便称世上事不宜求全，方可免遭天忌，特将‘天孙锦’上留了七个极小的孔穴……”

群雄闻言，均不禁相顾面露诧异。

北天义脱下青袍，将“天孙锦”穿在身上，再复外罩长衫，也扬眉笑道：“诸位不要诧异，这种避免全求之道，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极高哲理！如今，老夫便请诸位高明各凭所学，一试机缘，看看谁能取得这件颇具防身妙用的武林奇宝‘天孙锦’？……”

语音至此略顿，指着自己胸前，面含微笑，又缓缓说道：“适才老夫所说‘天孙锦’上的七个小孔穴，全在前胸，也就是‘齐门、玄机、将台、七坎、左右期门’暨‘章门’等七处要穴部位……”

人群中一位相当英秀潇洒、年约二十上下的白衣书生接口问道：“请教北老人家，这‘天孙锦’既是防身之物，却为何偏偏空出了七处要害？”

北天义目注白衣书生含笑答道：“一来织锦人避免上干天忌，不愿求全，二来这七处缺陷均留在前面，易于另加弥补防护，三来可使身着‘天孙锦’之人仍有戒心，不致于过份依赖懈怠，四来……”

白衣书生摇手叫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在下已承指教！”

北天义扣好青袍，含笑说道：“此刻夕阳已坠，夜色已起，老夫当众献丑，演练一套共有一百二十五式的‘飞花掌法’，诸位在我掌法未了之前，尽量以暗器向我头部以下、腹部以上的前半身招呼，谁的暗器在我青袍上挂得最多，谁就是‘天孙锦’的得主！”群雄暴喏一声，北天义又复笑道：“老夫还要提醒诸位一句，因‘天孙锦’上的七个孔穴极小，必须用细小暗器，并认准穴道施为，方可奏效……”

那位相当秀美的白衣书生扬眉叫道：“北老人家，倘若有人打中那七处穴道，你岂不要身受重伤，惨遭不测么？”

北天义向他深深看了两眼，含笑抱拳说道：“多谢老弟关怀，老夫既然如此声明，自然已在那七处要穴之上另作相当防护。”

白衣书生微微一笑，北天义双眉挑处，向与会群豪抱拳环揖叫道：“诸位请准备施为，北天义要献丑了。”

话完，青袍大袖双飘，立在这“七松坪”的中央，施展出一套相当精妙奇诡的“飞花掌法”。

在场人物不论武功高低，都是行家，一见之下，知道这北天义武功极高，遂均鸦雀无声地注目细细欣赏。

北天义像只青色蛱蝶飘舞场中，但见群豪久久未曾出手，遂把掌式略为

一缓，含笑叫道：“诸位别客气呀，难道看不上我北天义的这件‘天孙锦’么？”

语音方落，群豪纷纷扬手，这“七松坪”中央的数丈方圆立即罩设在无数电掣寒光和“丝丝”作响的破空锐啸之下！

暗器不住狂飞，锐啸不住作响，坪中的青袍人影也不住飘舞！

直等北天义把一百二十五式“飞花掌法”演完，所有暗器也完全停飞以后，他便卓立坪中，低头注目，向地上仔细察看。

原来地上虽有不少飞芒、飞针、飞刺、铁翎箭等暗器，但北天义所着的青袍胸前，却是干干净净，连半件暗器都未挂上。

群雄见状，方自齐觉失望，北天义竟脱下那件“天孙锦”来，向那白衣书生双手掷去。

白衣书生愕然问道：“北老人家这是何意？在下虽然来此，却只想看看热闹，并无贪得之念，故而适才在老人家施展‘飞花掌法’之际，根本未曾出手……”

北天义摇头笑道：“老弟言不由衷，你并非未曾出手，只是未曾用暗器打我，而是仗义施展，为北天义解脱一厄……”

群雄听得方觉一怔，北天义目光电扫，脸上带着慑人的威严，沉声问道：“刚才是何人不打前胸，竟故意用暗器向我脑后下手，被这位白衣老弟仗义击落？”

群雄相顾默然，无人应声。

北天义冷笑一声，正待再查问，那白衣书生却含笑叫道：“北老人家，方才对你脑后暗射的那线玄光，好像并非发自与会群豪，而是发自靠崖旁那株奇巨的古松之后？”

北天义闻言，立即飘身向那株奇巨的古松后纵去。

松后空空，哪见人影？但地面灰尘中却留有脚印，足证适才确实有人在此藏匿！

北天义重新纵回，那白衣书生已在一片石壁之下拾起一根紫黑小刺和一根银针，向北天义扬眉叫道：“北老人家你看，这根紫黑小刺便是飞射你脑后之物，银针则是在下所用的暗器。”

这时，群豪见北天义已将“天孙锦”送给那白衣书生，遂均意兴阑珊地纷纷散去。

北天义突然高声叫道：“诸位留步！”

群豪愕然注目，只见北天义脸色异常沉重地厉声说道：“诸位都是暗器的名家，北天义有事请教！谁能认得这件暗器的来历，老夫愿赠明珠三粒！”

说罢，便持着白衣书生所拾的那根色呈紫黑、非竹非木的刺形之物，向群豪一一讲教。

群豪多半均摇头不识，其中只有一位“荆门怪叟”夏三峰，于细看片刻以后，皱眉说道：“这东西在江湖中极为少见，有点像是王屋山‘丈人峰’腰特产的‘仙人刺’呢？”

北天义诧然问道：“王屋山‘丈人峰’不是当代大侠穆超元的隐居之处么？”

夏三峰点头说道：“正是，穆大侠一生正直，决不会如此卑鄙，意图暗算伤人，北兄不妨前往王屋，以礼拜望，和穆大侠仔细研究研究！”

北天义连声称谢，取出三粒龙眼大小的稀世明珠递过。

夏三峰执意不收，与群豪齐向北天义告别而去。

北天义送走群豪，独立夜色之中，方自发出一声长叹，崖角暗影之内有人笑道：“北老人家，你独自浩叹作甚？”

北天义目光瞥处，见是白衣书生，不禁讶然问道：“老弟怎么还未离去？”

白衣书生托着那件“天孙锦”，微笑说道：“我是等人散之后，好把这件‘天孙锦’还给北老人家！”

北天义摇头说道：“老弟还我则甚？大丈夫一言既出尚且驷马难追，对这业已当众送人之物，哪有私下收回之理？”

白衣书生笑道：“常言道：‘无功不能受禄。’……”

北天义接道：“老弟仗义出手，以银针度我一厄，怎说无功？”

白衣书生微笑说道：“明人面前，莫说暗话，老人家的‘暗器听风’之术已有极高造诣，便算我不出手，那根‘仙人刺’也不至于能打中你的后脑，何况……”

北天义见他语音忽顿，愕然问道：“何况什么？老弟怎不说将下去？”

白衣书生笑道：“何况老人家分明不是意在赠宝归隐，而是意在借此一会，查究使用‘仙人刺’暗器之人，在下怎敢平白当此厚赐？”

北天义被他看破心思，不禁点头说道：“老弟真是位有心人，眼光高明得……”

白衣书生截断北天义的话头，微笑说道：“北老人家，在下生性好奇，如今我不想要这件‘天孙锦’，却想知道老人家要设法查究使用‘仙人刺’之人是何缘故，老人家可以告诉我么？”

北天义无法推托，只得叹息一声说道：“我是要查究顾……”

“顾”字才出，蓦然顿住语锋，改口说道：“我是要查究一桩手段卑鄙无耻的‘紫竹血案’！”

白衣书生听了这“紫竹血案”之语，蓦然全身一震！

北天义看出这白衣书生的神情变化，双眉一挑，不肯放松地急急问道：“老弟莫非知道有关‘紫竹血案’之事？”

白衣书生从脸上现出一丝霭然的微笑，点头答道：“老人家问对人了，你先把这件‘天孙锦’收回，然后我再就所知的有关‘紫竹血案’之事，掏诚相告。”

他本是双手托着那件“天孙锦”，如今却改以右手单持，向北天义含笑递去。

北天义听得这白衣书生竟知道有关“紫竹血案”之事，不禁喜极疏神，没有注意他送过“天孙锦”时，由双手改为单手的反常动作！

就在他仍不想收回“天孙锦”，面含微笑，连摇双手之际，白衣书生突然手拈“天孙锦”的衣角，向北天义脸上猛然一抖！

这一抖之下，不单使北天义觉得眼前满布“天孙锦”所化的银光，并从银光之中散发出一片浓郁的香气！

白衣书生除了右手抖衣之外，左掌并就势一甩，甩出三线玄光，向北天义的“丹田”要害打去！

这种变化，委实太出北天义的意料，浓香入鼻，神志业已微昏，哪里还躲得开“丹田”部位的要命袭击？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股极强烈的掌风从斜刺撞来，把北天义的身躯撞得倒飞数尺，摔在地上！

饶是这样，北天义的左大腿上仍中了一线玄光！

一阵不太痛的微麻感觉起处，北天义便神志昏然，渐渐失去知觉！

在他尚未完全昏迷之前，耳中听得有人怒叱之声，也听得一片银铃似的得意笑声，向“七松坪”畔的百丈绝壑凌空飞下！

北天义刚觉得迷迷糊糊，一切如梦，却又被人呼叫得从梦中醒来。

他迷迷糊糊，微睁双目，看见面前模模糊糊的站着一条人影。

所谓“迷迷糊糊”，只是北天义由昏迷中恢复知觉的一刹那间，在微一定神以后，他已看清面前之人是谁，不禁更添了无限的惊诧！

原来这“北天义”，便是南宫敬所扮。

如今站在他面前之人，却是在桐柏山中曾赶走“三环蛇丐”乔凡，助他解厄，并告知他“紫竹书生”顾朗轩噩耗的上官奇。

上官奇目光深注，含笑叫道：“南宫老弟……”

南宫敬因自己易容未除，不禁诧声叫道：“上官兄，你……你看出我是南宫敬么？”

上官奇含笑说道：“我一听得有关‘天孙锦’的江湖传言，便猜出是你以此为饵，想诱集精于暗器的武林人物，追查那根无名毒刺的来历！”

南宫敬缓缓起立，虽觉伤势并未痊愈，仍先向上官奇急急问道：“上官兄不是另有要事么？怎又赶来这‘七松坪’上，为小弟脱

此大厄？”

上官奇笑道：“我觉得你在算计人家，难保那些万恶凶邪不也对你算计，故而暂且把自己的事儿撇开，赶来此处，隐身在侧，冷眼旁观，要想看个究竟！”

南宫敬皱眉说道：“我真不懂那白衣书生为何既救我在先，又害我在后？”

上官奇目中神光一闪，扬眉问道：“他怎样救你在先？”

南宫敬道：“上官兄既在此冷眼旁观，难道未看见有人隐身松后，用‘仙人刺’对我暗算，是那白衣书生仗义出手，飞针解厄么？”

上官奇晒然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君子委实容易欺之以方，南宫老弟，你也太老实了！”

南宫敬莫明其妙地瞠目问道：“上官兄此话怎讲？”

上官奇伸出右掌，掌心托着一物，向南宫敬含笑说道：“南宫老弟你看，这是适才在你左大腿上所起出的暗器。”

南宫敬目光注处，看见上官奇掌心中托的是根非竹非木的紫黑小刺，不禁骇然叫道：“哎呀，原来那白衣书生所使用的暗器才是‘仙人刺’！”

上官奇颌首说道：“对了，白衣书生用的才是‘仙人刺’，松后人用的则是银针，他们原系同党，这样一套，便把老弟套得不单吐露出侦查‘紫竹血案’的本意，并还送给他一件具有相当防身妙用的武林至宝‘七孔天孙锦’呢！”

南宫敬耳根发热，钢牙一挫，恨恨说道：“这白衣书生实在刁得可恶，他……他是怎样逃走的？”

上官奇叹道：“当时我见他后无退路，以为定可就擒，谁知这白衣书生竟在我扑到之前踊身纵落绝壑！”

南宫敬走到崖边，伸头往下一看，摇头咋舌说道：“这等深壑，纵有再高轻功，亦必无幸，那白衣书生虽然逃出上官兄的掌下，却逃不出粉身碎骨

之厄！”

上官奇摇头叹道：“老弟所说的只是常情，那白衣书生早有预谋，他身着的白衣竟系特制，可以迎风鼓起，宛如一支巨伞般载着他徐徐往壑下降去，慢说他身怀绝世武功，就是寻常之人也最多略受轻伤，无甚重大危险！”

南宫敬眉头深蹙，失声叫道：“这人谋略太深，不知究竟是何来历？”

上官奇道：“来历暂时难断，只知道她是个女人！”

“是个女人？”

南宫敬惊叫一声，旋又恍然说道：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我昏迷之际，曾听得一阵颇为得意的银铃般的笑声，向绝壑中凌空飞落！”

上官奇向他左大腿伤处略为注目，摇头叹道：“如今且把别的事儿暂且撇开，我们去王屋求药。”

南宫敬问道：“求药？求什么药？”

上官奇从目中流露关切的神色，拈着那根“仙人刺”道：“老弟被此刺打中，虽服我自炼灵药，暂保无恙，但若彻底去毒，非去王屋山‘丈人峰’，向穆超元大侠索取‘仙人粉’加以敷治不可，否则最多一月，必然毒发，任何药物也无法解救！”

南宫敬闻言，剔眉说道：“走趟王屋山‘丈人峰’也好，除了求药，并可向穆大侠请教，他居处特产的‘仙人刺’是怎样流入那假扮白衣书生的恶毒女子手内的，或许可以就此查究出对方来历？”

上官奇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走吧！”

南宫敬边自举步，边目向上官奇问道：“上官兄，王屋离此不近，你陪我前去，会不会耽误了你自己的事儿？”

上官奇伸手轻拍南宫敬的肩头，含笑叫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为了与顾朗轩大哥的生死之盟，能把本身所有的恩怨完全撇开，难道我就不能为了你也表现一点肝胆血性？”

这番话说得南宫敬闭口无言，只向上官奇笑了一笑，从笑容中流露出愧怍感激之意。

两人下得“七松坪”，刚到“金钟崖”脚，便发现有具人尸倒在草丛之内。

南宫敬目光一注，认出死者身份，不禁侧顾上官奇，失声说道：“上官兄，这不是那位‘荆门怪叟’夏三峰老人家么？他相偕群豪别去，怎又独自陈尸‘金钟崖’脚，莫非是与甚厉害仇家狭路相逢……”

上官奇摇头说道：“我看不见得是狭路逢仇，却恐是多言贾祸？”

南宫敬恍然问道：“上官兄之意，是认为这位夏老人家，与那假扮白衣书生的恶毒女人巧遇，以致惨遭毒手？”

上官奇颌首说道：“南宫老弟请想，‘荆门怪叟’夏三峰不知那白衣书生就是施展‘仙人刺’之人，那白衣书生却知道是夏三峰说破了‘仙人刺’的名称来历，他二人若竟巧逢，一明一暗，一个有意，一个无心之下，夏三峰还有什么幸理？”

南宫敬对着夏三峰遗尸细一注目，发现他眉心间有一紫黑小孔，果然是被“仙人刺”打中的模样，不禁长叹一声，向上官奇说道：“上官兄，我们是否应该为这位夏老人家作个坟墓？”

上官奇连连点头，接口说道：“当然，路见陌生人的遗骨尚应为之掩埋，何况‘荆门怪叟’夏三峰也是侠义中人，哪有听任其暴尸山野之理？”

商量既定，两人遂动手为夏三峰挖坑埋尸，并建坟立碑。

建坟完毕，南宫敬在夏三峰的坟前恭身肃立，抱拳说道：“夏老人家的英灵不远，南宫敬必尽全力追缉妖女，代报深仇，期使老人家九泉瞑目！”

上官奇在一旁叹道：“见义勇为虽属我辈份内之责，但南宫老弟身上……”

南宫敬听出上官奇的语意，苦笑一声，皱眉说道：“我知道那桩‘紫竹血案’尚扑朔迷离，茫无头绪，南宫敬既承艰巨，身上责任甚重，实不宜在此之外再复多惹是生非，但因觉得这屡以‘仙人刺’害人的妖女似与‘紫竹血案’也有密切的关系，遂打算以二合一，一并侦缉，故对夏老人家的英灵作了一番承诺。”

上官奇看他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桩事儿确有关联，但老弟若是遇上其他无关之事，却千万……”

南宫敬接口笑道：“上官兄不必叮咛，小弟不会忘了我在顾大哥坟前所作的‘抛开一切私务’之语！”

上官奇慰然一笑，两人遂北越河南，扑奔王屋而去。

途中，南宫敬果然淡尽火气，未管任何闲事。

上官奇因顾虑南宫敬伤毒在身，不许他过份劳累，于四天之后，才到王屋。

既到王屋，自然立去“丈人峰”，但才至峰脚，便被一位青衣少年拦住去路，扬眉问道：“两位要上‘丈人峰’，是游山？还是访友？”

上官奇笑道：“我们不是游山，是特来拜访隐居峰腰的穆超元大侠。”

青衣少年哦了一声，淡淡说道：“穆大侠早已封剑归隐，不见任何江湖人物，两位还是请转，不必上峰跋涉。”

上官奇含笑说道：“我们有特殊原因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那青衣少年便剔眉叫道：“任何原因也不会见，你们无须多作纠缠……”

南宫敬听这青衣少年说话不太客气，不禁微动真火，在一旁问道：“穆大侠是尊驾何人？尊驾竟能如此作主，代拒远客？”

青衣少年双眼一翻，傲然答道：“穆大侠是我师傅，我可不可以……”

南宫敬不等他往下再说，便接口冷笑道：“我们若是无事拜谒，接见与否，自然全在穆大侠，但如今是有事找他算帐，穆大侠既系当代高人，恐怕不会吝于一面？”

青衣少年勃然大怒道：“凭你也配说找我师傅算帐之语？”

南宫敬扬眉问道：“怎么不配？”

青衣少年敛去笑容，狂笑说道：“配不配一试便知，你们两位且拿点功夫给我看看！”

话完，双掌立胸，左掌击向上官奇，右掌击向南宫敬，用的是锐啸生风、相当威猛的内家劈空掌力！

上官奇见状笑道：“我们敌友未判，老弟怎可代表穆大侠如此接待武林同道？”

这位上官奇智慧颇高，他把这两句话儿暗以“千里传音”的功力，送往“丈人峰”上。

除了凝气传音之外，上官奇双掌微分，左掌暗运阴柔玄功，把涌向南宫敬的劲气狂飏化诸无形，右掌则吐出阳刚劲力，迎着青衣少年所发的掌风，

把他震得拿桩不住，足下踉跄，退出四五步去。

行家眼内一看便知，南宫敬见上官奇竟能以左右手分用两种劲力，并还轻重由心，不禁好生惊佩！

他是又惊又佩，那位青衣少年则是又惊又怒！

除了惊怒，还有几分疑讫不服，遂双眉一挑，再度凝功欲发。

就在那青衣少年凝功蓄势，欲发未发之际，“丈人峰”上有人以清朗的语音怒喝道：“侠儿住手！你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想作死么？”

人随声降，一位长眉朗目、五络微须的灰衣清癯老叟，从“丈人峰”上凌空飘坠。

青衣少年刚叫了一声“师傅”，那灰衣老叟便沉声叱道：“侠儿，你有眼不识泰山，人家既能以内家罡气把语音传上‘丈人峰’腰，岂是你这点气候所能抵敌？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转过面来，向上官奇、南宫敬二人目光一扫，抱拳说道：“穆超元封剑已久，自信在江湖中并未留下什么恩怨纠纷，不知两位怎样称谓？来找我算的是什麼帐呢？”

上官奇抱拳还礼，含笑说道：“在下上官奇，与穆大侠虽尚缘悭一面，但这位老弟却是穆大侠的世侄，与你颇有渊源的！”

穆超元闻言一怔，因为南宫敬如今化装未去，看起来比上官奇还要苍老几分。

上官奇猜出穆超元发怔之意，侧过脸去，向南宫敬笑道：“南宫老弟，我知道穆大侠与令尊昔年交厚，你应该以本来面目恭执后辈之礼。”

南宫敬听上官奇这样一讲，只得除去化装，对穆超元恭身说道：“小侄南宫敬，参见穆伯父。”

穆超元因武林中复姓南宫之人不多，遂一听便知道他的来历，高兴得把住南宫敬的双肩“呵呵”笑道：“贤侄就是我南宫大哥的哲嗣么？你不能叫我伯父，应该叫叔父才对！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慨然一叹又道：“我们老兄弟俩，一个隐于北天山‘紫竹林’，一个隐于王屋山‘丈人峰’，均与烟霞麋鹿为依，厌倦江湖锋镝，所谓‘降魔卫道’之责，是交给贤侄等年轻人了！”

上官奇在一旁笑道：“正因为南宫敬老弟是当世武林中的年轻俊彦，身负扶持正义之责，才不得不过来扰及清修，对穆大侠有所烦渎的了。”

穆超元听出上官奇话外有话，诧声问道：“上官老弟，此话怎样讲？”

上官奇道：“南宫老弟被奸人暗算，身负伤毒，非穆大侠鼎力赐助，无法解救。”

穆超元哦了一声，皱眉说道：“南宫贤侄是身受何种伤毒？但我医道不精，并无专门疗伤去毒之力，不知是否能为贤侄效劳？”

南宫敬陪笑说道：“小侄是被一种奇异暗器所伤，据说叫‘仙人刺’……”

“仙人刺”三字才出，穆超元脸色突变，目注南宫敬道：“贤侄不是外人，我们上峰叙话，这‘丈人峰’不太好走，贤侄有伤在身，我来抱你……”

南宫敬摇手笑道：“多谢穆叔父，小侄虽中‘仙人刺’，但因已服上官兄自炼灵药，在毒力发作之前尚可行动，不敢劳累穆叔父了。”

穆超元见南宫敬要自行登峰，遂颇为关切地扶着这位世侄，向峰上走去。

到了峰腰，见穆超元所居只是几间茅屋，但周围奇花异草，飞瀑流泉，景色颇为清丽。

穆超元肃客入室，上官奇站在石阶之上纵目四顾。

穆超元道：“上官老弟看些什么？”

上官奇双眉微扬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听说‘仙人刺’是这‘丈人峰’腰的特产之物，想瞻仰一番，开开眼界！”

穆超元长叹一声，伸手向茅屋左侧壁下一丛业已干枯的草根指了一指。

上官奇大感意外地诧异问道：“这就是可以作为暗器、具有奇毒、除非用原叶焙粉无法去解的‘仙人刺’么？”

穆超元那张饱经风霜的苍老脸庞之上，居然起了一抹羞红，赧然说道：“上官老弟，暂莫见责，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们入室坐下，再复细谈好么？”

四人入堂坐定，穆超元为徒儿任侠引见上官奇、南宫敬后，便命他煮茗待客。

然后立即从药囊中寻出一包紫色粉末，半敷南宫敬伤处，半命他以酒冲服。

上官奇问道：“穆大侠，这就是用‘仙人刺’原叶焙制的‘仙人粉’么？”

穆超元点头说道：“‘仙人刺’业已整个毁去，尚幸我还留下几包‘仙人粉’，否则，南宫贤侄的伤势真有点讨厌呢！”

上官奇诧异道：“好好的此间特产‘仙人刺’，却把它毁掉则甚？”

穆超元脸上又是微微一红，侧顾正在捧茗奉客的徒儿任侠，低声叫道：“侠儿，你去多准备一点菜肴，并到屋后窖中取坛陈酒。”

任侠领命去，穆超元才面带愧色地上上官奇苦笑说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不瞒你说，老朽丧偶，膝下又无子女，只携带一妾一徒来此归隐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上官奇便接口问道：“令徒适才业已见过，尊宠却……”

穆超元叹息一声说道：“山居年余，小妾便不耐寂寞，背我私逃而去。”

上官奇从穆超元的神色之上有所悟会，扬眉问道：“莫非尊宠私逃之事，竟与‘仙人刺’被毁有甚关联？”

穆超元赧然答道：“她私逃之时取走我不少物件，并把整株‘仙人刺’也一并砍去！”

南宫敬在一旁问道：“穆叔父，您……您那位如意夫人是……是何名姓？”

穆超元道：“她叫戚小香。”

南宫敬嘴安微动，欲言又止。

穆超元向他看了一眼，含笑说道：“贤侄不必有所碍难，有话尽管问我。”

南宫敬是想探问戚小香的出身，但因穆超元是自己父执长辈，仍有点开不出口。

上官奇冷眼旁观，看出南宫敬为难之意，遂代他说道：“南宫老弟大概是想问尊宠的出身？”

穆超元闻言一怔，但又不得不答，只好讪讪说道：“她出身不好，昔年有个‘三绝妖姬’的外号，因立誓改邪归正，才被我收下，谁知……唉……”

南宫敬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位戚……戚……”

穆超元知道南宫敬在称呼之上感觉困难，遂苦笑接道：“她窃物私逃，与我恩义已断，彼此无甚关系，贤侄便叫她戚小香便了。”

南宫敬指着自已腿上的伤处说道：“小侄腿上的伤处，既是被‘仙人刺’所伤，则发刺之人定然就是戚小香！”

穆超元点头说道：“照常理而论，当然是她，但她是把整株‘仙人刺’

砍断，扫数带走，为量不少，倘若又复送给旁人，便说不定了！”

上官奇听出穆超元似乎尚有维护那位“三绝妖姬”戚小香之意，遂冷然叫道：“穆大侠……”

穆超元何等江湖经验，深知这位上官奇言词犀利，口舌不肯饶人，不俟他有所讥诮，便即摇手叹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不必对我责询，戚小香倘若只是私逃，我可以不加追究，如今她既施展‘仙人刺’胡乱伤人，我自然须加闻问，不会置身事外！”

南宫敬点头说道：“穆叔父若能设法把那些‘仙人刺’收回最好，因为伤了小侄还不要紧，万一……”

穆超元摆手接道：“贤侄不必多言，你且把你被‘仙人刺’所伤的经过，对我说上一遍。”

南宫敬自然立即将大洪山金钟崖的“七松坪”上之事，对穆超元细加叙述。

穆超元听完，皱眉说道：“照这情形听来，那对贤侄以‘仙人刺’暗下毒手的白衣书生，还不一定准是戚小香……”

上官奇道：“穆大侠何以见得？”

穆超元扬眉答道：“因为戚小香从来不会那种‘以衣作伞’、飞降百丈的奇异轻功。”

上官奇笑道：“戚小香业已离开穆大侠多年，穆大侠怎知她不会新近练成此技？”

这两句话儿，把位穆超元堵得有点张口结舌。

上官奇继续笑道：“何况那位‘荆门怪叟’夏三峰只不过向南宫贤弟说出了‘仙人刺’的来历，便立遭杀身之祸，由此推断，似乎也与戚小香有点关系？”

穆超元双目之中神光电射，毅然说道：“好，不管‘七松坪’之事是不是戚小香所为，我也决心出山，把她擒回。一来以杜后患，二来也对南宫贤侄作一交代！”

南宫敬似乎觉得把穆超元这等已封剑归隐之人又复惊扰出山，有点过意不去，正想设法劝止，上官奇却起立抱拳笑道：“穆大侠不愧为正派前辈高人，在下与南宫老弟就此告辞。”

穆超元愕然问道：“我已命侠儿准备酒肴，上官老弟与南宫贤侄为何去心这急？”

上官奇笑道：“我们还有事在身，此行只为求药，如今南宫贤弟内服外敷，奇毒已去，便不必再打扰了。”

穆超元见他执意要走，也不坚留，只向南宫敬含笑叫道：“南宫贤侄，我有件东西送你。”

南宫敬恭身说道：“小侄已蒙穆叔父赠药救命，衔恩极深，哪里还敢受甚厚赐？”

他正推辞，上官奇已自接口笑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，常言道：‘长者赐，不敢辞。’你难道忘了穆大侠是你父执长辈么？”

南宫敬想不到上官奇会有这么几句话儿，不禁被说得怔住。

穆超元取出两包药粉，递向南宫敬道：“南宫贤侄，我看出你年龄虽轻，已得我南宫大哥真传，家学渊源，造就极高，寻常武林用物对你已非所需，故而送你两包‘仙人粉’带在身边，到时或许有万一之用？”

南宫敬暗忖“三绝妖姬”戚小香既已重入歧途，又带走甚多“仙人刺”，难保不将这种毒物流入其他凶邪手中，有两包“仙人粉”在身，不仅可备不虞，也可兼以救人济世。

想至此处，不再推辞，立即拜谢收下，并向穆超元告别。

穆超元不再留他，含笑说道：“贤侄好走，我既已决定再度出山，江湖中尽有相逢之日。”

下了“丈人峰”，南宫敬向上官奇皱眉说道：“我这位穆叔父也真奇怪，既决定再度出山，擒回戚小香，为何不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？”

上官奇叹道：“穆大侠确实是位正人侠士，但‘英雄难过美人关’，恐怕这位老人家会被一个‘色’字连累不小！”

南宫敬不解其意，诧然问道：“上官兄此话怎讲？”

上官奇笑道：“老弟的江湖经验毕竟还嫌略嫩，你难道看不出穆大侠对于戚小香还有点余情未断么？”

南宫敬一点头，上官奇又复笑道：“在这种余情未断的情况下，穆大侠若是与我们一同行动，则于寻着戚小香时，自未便予以宽容，故而他虽说出山，却故意慢走一步，采取个别行动，但南宫敬见他语音忽顿，注目问道：“上官兄怎不说将下去？”

上官奇双目之中神光电闪，一叹又道：“根据戚小香在‘七松坪’上对你所施展的阴险毒辣的手段看来，此女陷溺已深，不易泥坑拔足，穆大侠若不能痛下绝情，甚至于会把半世英名或一条老命都断送在那妖妇手内！”

南宫敬剑眉双剔，朗声说道：“但愿我们能先寻着戚小香，除去这位‘三绝妖姬’，也等于是为穆叔父除去后患！”

上官奇点头说道：“我也有与南宫老弟同样的想法。”

南宫敬见上官奇并无离去之意，诧然问道：“上官兄，你不打算去办你自己的事儿了么？”

上官奇笑道：“我被老弟的英雄肝胆、侠义胸襟感动，打算也重于人人，轻于己己，作个侠义之人，办点侠义之事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侧顾南宫敬，含笑又道：“从今后，我便追随老弟，共同查察‘紫竹血案’，老弟讨厌我么？”

南宫敬苦笑说道：“上官兄说哪里话来？小弟能有上官兄的马首为瞻，乃是大大幸事，这次若非上官兄赶到‘七松坪’识破戚小香的毒计，小弟多半早已死在那妖妇的‘仙人刺’下！”

上官奇道：“过去的事儿不必提了，问题在于我们今后应该怎样着手侦察‘紫竹血案’？”

南宫敬道：“上官兄怎么问我？我已经说过一切均唯上官兄的马首是瞻！”

上官奇想了一想说道：“可资侦察‘紫竹血案’之事，只有一根‘仙人刺’和一只血红掌印，老弟想出‘七孔天孙锦’之计，业已从‘仙人刺’上追出一个‘三绝妖姬’戚小香来，如今只好从另一线索之上着手的了！”

南宫敬皱眉说道：“怎样着手？难道我们还像‘七松坪’那样，开一场‘掌力较技大会’？”

上官奇摇头笑道：“凡事可一不可以再，何况对方在‘七松坪’上已启疑心，并对你施展毒手，哪里还会再上第二次当？”

南宫敬道：“上官兄有何妙策？”

上官奇轩眉笑道：“妙策虽无，笨法子倒有一个，因为从那尸体上所留的血红掌印看来，其人于掌力一道造诣极高，江湖中这等人物不会太多，我们不便烦难，一个个登门拜访，也许会探出些蛛丝蚂迹？”

南宫敬点头说道：“一个个登门拜访也好，但却先访哪一位呢？”

上官奇道：“自然是先从近处访起，我们且各自想想，在这王屋附近可有什么以掌力著称的武林名家？”

南宫敬想了一想，扬眉问道：“是不是只论是否精于掌力！不论是男是女，属老属幼，或正或邪？”

上官奇点头答道：“当然，南宫老弟想出谁了？”

南宫敬道：“我想起了两人，一个住在析城山中，一个便住在这王屋山内。”

上官奇眼珠微转，恍然说道：“住在析城山中之人，是不是精于‘朱砂掌’的‘天狼寨’寨主、‘铁爪天狼’萧沛？”

南宫敬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们不是曾加研判，认为‘紫竹血案’所遗掌痕不外是‘朱砂掌’、‘五毒掌’或‘三阴绝户掌’么？”

上官奇道：“确以这三种掌法最有可能，但或许是其他邪门武功也说不定？”

话完，目注南宫敬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所说住在王屋山之人是谁？我怎么想不出来？”

南宫敬道：“就是那位春秋甚高、据传已寿过期颐的‘清心庵主’百静神尼。”

上官奇哦了一声，点头说道：“对了，百静神尼精于‘般禅掌’，但已久未听她在江湖走动，何况神尼是方外高人，恐怕未必会和‘紫竹血案’扯得上什么关系？”

南宫敬笑道：“上官兄不是刚才说过，不论该人是男是女？是老是幼？是正是邪？”

上官奇辞锋为屈，点头接道：“好，好，反正百静神尼就住在王屋山‘清心崖’下，我们就先去‘清心庵’，再去‘天狼寨’吧！”

计议既定，两人遂向“清心崖”下走去。

“清心崖”距离“丈人峰”并不甚远，越过一座峭壁，再略经转折，便即到达。

他们刚到“清心崖”下，便听得几声暮鼓从竹林掩映的红墙之中隐隐传来。

此时斜阳西坠，时已黄昏，景色本就苍凉，再加上几记暮鼓，几杵钟声，着实令人听来心境悠然，淡却了不少名利之念。

南宫敬道：“上官兄，我们怎样进庵？”

上官奇应声答道：“庵主是前辈方外高人，我们不宜冒渎，自然是叩门以礼求见！”

南宫敬点了点头。走到庵前，伸手叩门。

少顷，庵门开启，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尼向他们看了一眼，合什恭身问道：“两位施主是迷途问路？还是……”

上官奇接口笑道：“烦劳通禀一声，就说武林末学上官奇、南宫敬有事拜谒庵主！”

那中年女尼怔了怔，念声佛号说道：“我家庵主久与江湖绝缘，两位……”